

卡尔 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

邓 辉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所, 北京 100871)

摘要:“伯克利学派”, 又称“文化生态学派”, 是一个由卡尔·苏尔创立的、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美国人文地理学派, 在欧美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对伯克利学派创始人卡尔·苏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苏尔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1) 农业起源问题研究; 2) 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 3) 美洲探险史和发现史研究; 4)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 5) 文化生态学方法论探索。指导苏尔学术实践活动的核心思想, 是他在《景观的形态》和《历史地理学序言》中系统阐述和倡导的文化生态学思想, 这就是强调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有机联系的分析, 重视文化景观的发生学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关 键 词: 卡尔·苏尔; 景观; 文化生态学; 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G07; K901.8; K90-06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3)05-0625-10

卡尔·奥特温·苏尔 (Carl Ortwin Sauer, 1889 - 1975), 一位杰出的美国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巨匠, 在美国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 对 20 世纪美国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苏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工作了 30 多年, 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学生, 形成独特而具有极大学术影响的“伯克利学派”。由于苏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贯强调文化生态学的分析方法, 因此他所代表的“伯克利学派”又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派”。

中国地理学界对于苏尔和“伯克利学派”并不陌生,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些学者曾做过若干介绍性的工作^[1,2]。但总体来看, 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对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 尚缺乏系统的认识。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述苏尔的文化生态学思想, 对于促进国内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环境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1 学术历程

1889 年 12 月 24 日, 苏尔出生于密苏里州沃蓉顿 (Warrenton) 镇的一个德裔移民家庭。1908 年, 苏尔获学士学位。1915 年, 获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博士学位。同年, 受聘密执根大学地理系任讲师。1922 年, 被聘为该校地理系教授。1923 年, 苏尔被聘请到加利

致谢: 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寇·哈瑞斯教授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特致谢忱。

This research is sponsored by Canada-China Scholars' Exchange Program. Grateful acknowledgment is due Professor R. Cole Harr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for his critical direction and generous help.

收稿日期: 2003-03-06; **修订日期:** 2003-07-01

基金项目: 加中中学交流项目 (CCSE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9701007)

作者简介: 邓辉 (1964-), 男, 四川成都人, 博士, 副教授。从事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任教授、系主任。

从 1923 年到 1954 年, 苏尔一直担任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系主任的职务, 前后指导了 37 位博士研究生。在这期间, 他按照自己对地理学的理解来开设课程, 组织野外考察, 培养学生。他强调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植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的联系, 他与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莱德·克鲁伯 (Alfred Kroeber)、罗伯特·路威 (Robert Lowie) 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关系。他鼓励地理系的学生们积极选修人类学系及其它相关院系的课程, 以增强今后从事文化生态研究的必要理论知识。他还和有关的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立了“热带生物地理协会”, 定期组织有关学者和研究生到中美洲、南美洲地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他们编辑出版的《西班牙美洲》(Ibero-Americana) 杂志, 成为拉丁美洲研究的重要窗口^[3]。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 拉丁美洲成为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的重要研究地区, 苏尔和他的学生们发表了大量优秀的关于当地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论文和著作, 从而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伯克利学派”。

苏尔是一位学识渊博、头脑敏捷的学者。他博闻强识, 兴趣广泛, 在地理学方法论、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环境变迁研究等领域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工作并不拘泥于学科的界限, 也不囿于某一特定的时间阶段和空间范围。在时间方面, 他不仅研究近现代美国中西部“边疆”(Frontier) 地区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 也研究新石器时期人类对植物的栽培和驯化, 研究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迁移、分布与气候波动、冰川进退及动植物分布之间的关系。在空间方面, 他也不限于美国本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他的实证研究工作, 包括了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 甚至扩大到全球尺度。

苏尔一生中获得超过许多学术荣誉和奖励。1940 年, 他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主席。1955 年, 又当选该协会的荣誉主席。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伯克利大学, 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 德国的海登堡大学, 均授予他荣誉学位。苏尔先后获得过美国地理学会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德利 (Dely) 奖章, 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织女星奖章, 柏林地理学会洪堡奖章, 英国皇家学会维多利亚奖章。苏尔在伯克利分校地理系传道授业, 勤恳耕耘, 一直到 1957 年退休。退休后的苏尔仍然笔耕不辍, 直到 1975 年 7 月 18 日逝世前夕^[4]。

2 文化生态学的实证研究

苏尔一生的文化生态学实证研究工作, 按时间早晚大致可以分为 4 个方面: 1) 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2) 农业起源问题; 3) 美洲探险史和发现史研究; 4)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苏尔的学术实践与他所倡导的文化生态学思想紧密联系, 属于发生的、历史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研究。

2.1 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苏尔在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学习期间, 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是全美唯一能够提供地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学校, 系主任是著名地质学和地貌学家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在芝加哥大学地理系, 苏尔接受了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多方面训练。同时, 他还到生物系系统学习了植物生态学的知识, 这为他以后从事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础。

苏尔的研究实践, 以揭示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变化为核心, 在文化景观的研究中, 他强

调文化传统、技术手段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反对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景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苏尔一方面重视研究人类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即文化景观的创造和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又极其重视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从而形成了“伯克利-文化生态学派”的研究特点。

苏尔关于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代表性研究论文已被收入由他的学生约翰·赖利(John Leighly)主编的苏尔论文集——《土地与生命》(Land and Life)^[5]。约翰·赖利是苏尔在密执根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一直追随苏尔到了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对苏尔学术思想的理解至为深刻。

《土地与生命》中收录的苏尔论文被划分为5个大类：1. “中部边疆研究”(The Midland Frontier)；2. “美国西南地区与墨西哥研究”(The Southwest and Mexico)；3. “人类对有机界的利用”(Human Uses of the Organic World)；4. “人类的早期时代”(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Time)；5. “知识的探索”(The Pursuit of Learning)

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除了第五部分属于地理学理论探索外，其它4个部分均为实证性研究。第一部分是苏尔早期关于美国中部大平原的研究，包括土地利用调查、欧洲移民对当地文化景观的改造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关于美国西南部和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第三部分是研究早期美洲印第安人与动植物、生态环境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涉及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人类迁移、气候变化、冰川消融、动植物驯化等内容，与所谓现代环境考古学的研究非常接近。

苏尔的区域实证研究，早年集中于美国中部的大平原地区，1923年到了伯克利以后，研究的区域逐渐转向中美洲和南美洲，关心的对象也从所谓正统的白人文化景观逐渐转向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景观，同时也涉及到全球尺度的人类早期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综合研究，如农业起源、农作物的传播等问题。苏尔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研究人在生物世界组成的生态环境中的位置。”^[1]“一个人只有学会了把一个地区当作一个有机单元来看待，从土地与人民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它，才可能深刻彻底地了解一个地区的性质”^[6]。赖利将苏尔的论文集取名为《土地与生命》，可谓是深得其旨。

2.2 农业与畜牧业的起源问题

在长期考察和研究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农业方式的工作中，逐渐引发出苏尔对世界范围农业问题的探索。植物的驯化与动物的驯化，成为苏尔长期关注和探索的问题。1950年他写了《南美和中美地区的驯化作物》^[7]，对新大陆的农业起源问题从地理学的角度做了卓有成绩的探讨。1952年，苏尔应邀为美国地理学会举办的“纪念包曼系列讲座”做有关世界农业起源的讲演。《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就是苏尔这次系列讲演的结集，也是苏尔关于农业起源问题论述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专著，至今仍在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8]。在这部专著中，苏尔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农牧业的起源问题做了独到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1) 农业不可能是早期人类对于饥饿的响应；2) 最早从事植物驯化的，应该是那些定居的、有闲暇的、食物有剩余的人群；3) 早期的农业不可能发生于草原或大河谷地，因为那里深厚的草根极难去除，耕种不得不在林地中进行；4) 驯化中心应该位于动植物种类丰富的区域，地形多样、气候复杂的丘陵山区成为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reservoir of genes)，为驯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5) 最早农业起源的中心应该在东南亚的湿润地区；6) 动物的驯化是由定居的人群完成的；7) 畜牧业

发生在农业之后, 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经济方式, 并依附于农业文化。

时隔半个世纪, 苏尔的基本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他的关于农业起源于森林地区和畜牧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论点, 已经被大量新的考古学成果所证实。

2.3 美洲探险史与发现史研究

苏尔关于美洲探险史和发现史的研究著作有:《早期的西班牙加勒比地区》(The Early Spanish Main)、《北方的雾》(Northern Mists)、《16 世纪的北美: 欧洲人看到的土地和人民》(Sixteenth Century North Americ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As Seen By The European) 和《17 世纪的北美》(Seventeenth Century North America)。这些专著基本上是苏尔退休以后的作品, 反映了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志趣。

《早期的西班牙加勒比地区》^[9]是一部关于加勒比海地区文化景观演变过程的力作, 是苏尔在中美洲地区多年研究工作的集大成者, 具有广泛影响。它复原了地理大发现以前, 中美洲地区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 系统揭示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土地利用方式、社会形态与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及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班牙殖民主义文化对当地印第安人文化及其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破坏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早期的西班牙加勒比地区》是一曲关于加勒比地区印第安人文化的动人挽歌。

《北方的雾》是关于中世纪北欧海盗在北美地区殖民活动的系统研究, 从地理学的角度对历史文献作了一番新的分析。对中世纪北欧海盗的航海路线、人口数量、殖民地分布、生产方式等内容, 做了系统的复原, 并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北欧海盗殖民活动的失败原因做了深入分析^[10]。《16 世纪的北美: 欧洲人看到的土地和人民》, 复原了 16 世纪欧洲人“发现”北美洲之前, 当地的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和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欧洲文化入侵对土著印第安人文化景观的巨大破坏过程^[11]。《17 世纪的北美》, 则是一本苏尔尚未完成的遗著, 去世后由其学生整理发表, 可以看作是《16 世纪的北美》一书未完成的续篇^[12]。

2.4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造

苏尔生活的时代, 经历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西方的物质文明正在全球范围取得支配地位, 许多人陶醉于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和西方文明对自然界的“征服”。苏尔从文化生态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 剖析了所谓西方物质文明的功利主义性质, 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早在 1938 年, 苏尔就已经对西方物质文明对自然界的毁灭式掠夺 (destructive exploitation) 作了深刻的批判^[13]。苏尔认为, 现代西方经济建立于生产与消费之上, 只有生产得越多, 消费得越多, 经济才能够运行良好; 经济的增长与繁荣需要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 以走出面临的困境; 生物学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世界资源的有限性, 地理学家也应该牢记这一点^[14]。苏尔对工业化、城市化、殖民主义扩张现象抱着审慎的态度, 对于与上述现象相伴的人口加速增长和物质资源需求的大量增加, 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 人类完全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对地球表面的植物、动物和资源做了重新组合, 对地球表面进行了巨大的改造, 而对这样做的后果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1860 年, 乔治·马什 (George Marsh) 发表了著名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一书, 率先就西方物质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提出了警告, 成为近代西方环境保护思想的首倡者。1955 年, 苏尔积极参预筹划和组织了纪念乔治·马什的学术研讨会, 并担任

了该研讨会的三个专题委员会主席之一。1955 年马什纪念会的主题是“人类在改造地球表面中的作用”(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邀请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 从各自的相关领域, 就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苏尔提交大会的论文题为《人类在地球上的作用》(The Agency of Man on the Earth), 对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 做了纵向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深刻揭示了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15]。1955 年马什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有关论文, 于 1956 年以《人类在改造地球表面中的作用》为题集结发表,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成为美国 60 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声。

有些现代西方地理学者批评苏尔偏爱落后社会、弱势群体, 耽情于 16 世纪的美洲土著社会, 忽视对白人主流社会的研究, 忽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 偏离了地理学研究的主流。《人类在地球上的作用》一文, 恰好是苏尔对上述批评的有力反驳。在系统剖析了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之后, 苏尔指出了所谓“落后社会”在利用生态环境方面的“先进性”, 同时深刻揭示了所谓“文明社会”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的“落后性”。从这一点来说, 研究土著文化与研究主流文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并没有偏离所谓地理学的主流方向。

3 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体系

苏尔的文化生态学实践, 是在其理论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景观的形态》(Morphology of Landscape)^[16]和《历史地理学序言》(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17]是苏尔最有代表性的两篇理论文章。《景观的形态》是对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结构的深刻分析, 《历史地理学序言》则是对文化景观时间属性的系统阐述, 两篇文章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苏尔文化生态学派的方法论体系。

3.1 景观的结构

苏尔认为, 所有的科学都是基于现象的研究, 都是要找出不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一门特定的学科, 就是要研究某一组特殊的现象, 而这些现象又是通过种种内在的关系而联系起来的。同样, 地理学是研究地方的科学, 是关于景观或大地的知识, 其目的是研究地理现象间的相互联系。大地不仅是人类展现其活动的场所, 而且对人类活动起着各种各样的作用。

苏尔在《景观的形态》中,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理学中的“景观”作了深刻的分析:

3.1.1 景观的定义

地理学的研究是通过景观的研究来实现的。“景观”是一组地理的概念, 用来表示事实之间的特殊的地理联系。一般来说, 与景观并列的名词有“地区”(area)和“区域”(region)。地区的概念较为一般, 不是很明确的地理概念; 区域, 对于一些地理学家来说具有量的变化的意思。景观一词来自德语的 Landschaftskunde, 意思是大地形状。大地在其形状的塑造过程中绝不仅仅只是个自然过程, 而是包括了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作用。

景观的事实是地方的事实, 这些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景观的概念。与此类似, 历史的事实是时间的事实, 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时段的概念。景观具有这样一些属性: 结构、边界, 及与其它景观的普遍性的联系。景观的这些特点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系统。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取决于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组成成分。景观被认为具有生物的属性, 如果我们不把景观看作是一个生物体, 不是从土地与生命相互联系的角度

去理解它，我们也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一个地方的性质。

存在于景观中的地理现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的是整体的现实，而不是分离的、不相关的各个部分。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组成要素、结构、功能和位置，而这些特点又有它们的发展、变化和完善的过程。惟有运用这样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研究。

景观一词，不是简单地指被某个观察者看到的某个地方的景象。地理学的景观是指对观察到的一系列个别的景象的综合。地理学家在描述一个景观时与一个风景画家的描述是不同的。地理学家可能也会像风景画家一样去描述一些个别的景观类型或某一景观的变体，但在一位地理学家的脑海里，总是存在着对景观进行综合、概括的意识，及对个别景观作分析、比较而得出一般景观的概念。

每一个景观都有其个性特点，并与其它景观相互联系。同样，组成景观的那些成分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没有哪一条河流与另外一条河流完全一样，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完全等同于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没有任何科学仅仅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研究的层次上，所谓描述性的自然科学，如动物学、生物学，并不满足于研究那些个体的东西，而是把这些个体的研究提升到界、纲、目、科、属、种的水平上。如果把景观看作是个别的、无组织的、不相关的，这样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地形、土壤、岩石、植被、水体、海岸、动物及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地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之所以研究大地，是因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与它相依为命，有时受制于它，但有时又要对它施以改造。我们选择景观中那些对我们现在有用或将来有用的东西，而摒弃那些对于地质学的地球发展史研究来说很重要，而对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意义不大的那些东西。对景观中的自然属性的研究，是指对人类当前具有价值或将来具有价值的那些属性而言的。

3.1.2 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产生于物质的自然景观之中，地理是景观中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统一。对于景观中的自然景观部分，可以借用植物生态学中的“立地”概念来理解。森林的立地不单单是指森林生长的地方，还包括了生长在这个特殊地方的森林内的相互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景观的自然属性是人类在某个地区所涉及的自然资源的总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活动在地表的展现，人类与大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景观并没有二元的性质。

结构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组成要素的分类研究而实现的，如通过对服饰、房屋、工具、语言、风俗的分类研究，一步一步地对非常复杂的文化结构进行分析。景观的结构学研究要有自己的一套描述术语，同时要建立一套描述的标准。景观的结构学研究，强调对相关概念的有机综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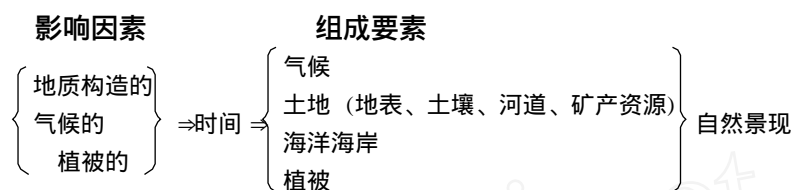
在研究景观时既要考虑它的空间关系，又要考虑它的时间关系。景观是处在连续的变化过程中的，或者被进一步发展，或者被分解，或者被替代。一个地区在人类活动影响之前的景观是一个结构体系，而人类介入之后则是另一个结构体系。我们可以把前一个结构称为自然景观，而将后一个结构称为文化景观。

纯粹的自然景观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但对自然景观的复原和理解是正式的结构学研究的第一步。一般意义上讲，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分离点是在人类进入到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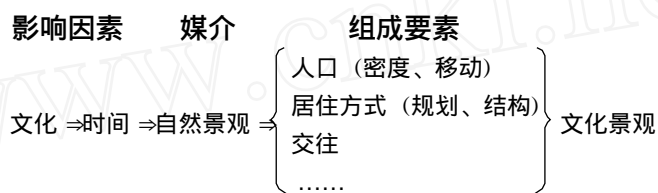
的那个时刻开始的。在这个时刻以前的情况是属于地质学的研究范围，地理学的研究如果涉及到这个时期的话，也是为了弄清这个时候与人类的关系问题。

人类的活动是在文化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景观序列的变化伴随的是文化序列的变化。文化景观产生于自然景观，人在自然结构中是以自然的改造者的形象出现的。文化的顶极阶段是文明，文化景观的变化是由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替代而引起的。由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变化界限是通过对景观中自然属性的度量而决定的。地理学是地球发展史中关于人类活动的最后一章，它研究的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区域差异。

苏尔认为，自然景观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成这样的图式：



而文化景观的变化图式则可以概括如下：



苏尔的文化景观演变图示表明，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景观的形态》一文，对景观的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做了详尽的论述，否定了曾经在地理学界盛行的环境决定论，突出强调了人类文化在塑造大地表面上的文化景观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文化景观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为美国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3.2 景观的时间属性

《历史地理学序言》(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是 1940 年苏尔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苏尔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强调了在地理学研究中历史地理工作的重要性，批驳了哈特向 (Richard Hartshorne) 在《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中将地理学仅仅视为空间科学，而将时间因素完全排斥的错误倾向。

苏尔认为，在美国地理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地理现象的历史过程和时间序列的研究缺乏兴趣，甚至完全拒绝；二是将自然地理学这个研究领域完全放弃给其它学科。这种思想在哈特向 1938 年出版的《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这本著作中，哈特向明确地提出，地理学是对地理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区域分析的科学，而研究地理现象的发生和变化，则属于历史学。他认为对地理现象进行时间过程研究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历史学服务的，是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解说，而地理学的研究必须限制在相当狭窄的现代时间范围之内。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科学，时间与空间的研究不能兼容^[18]。哈特向试图通过限定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办法，为地理学谋得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地位。

苏尔指出，正在地理舞台上演出的现代人文地理剧仅仅是从 19 世纪才开始的，只是

庞大的历史戏中的一部分。以哈特向为代表的地理学家们认为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殊不知是研究同一问题的两种手段。

地理学最理想的表述方法是地图,在任何时间内,任何地表上不均匀分布的现象都可以用地图来表示,以作为揭示空间变化的基本框架。地理学的这种描述可以应用到无数的现象上,从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查事物的角度。地理学家不仅要展示各种现象在地表的分布,而且要解答这些现象在地表出现或消失、增加或减少的原因。研究物质文化的区域特点与差别,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研究文化要素个体在地域上的扩展;二是研究物质文化综合体在地域上的分布。物质文化综合体又可以被称为“文化景观”,它包括人群所依赖的食物、住所、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交通设施,还包括田地、草场、森林、矿产、工厂、商店等等。文化所占领的区域很少具有固定或明确的界线,历史地来看,文化的核心、边界和结构都在不断变化,文化可以拥有领地,也可以丧失领地。有时候文化还会离开原先的地域,而仍然可以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文化是人群学习来的、制度化的活动,文化要占据一个地域。在某一时刻,文化要素或文化综合体发生于某一地点,然后,通过交流的方式向外部传播和扩散,一直到它遇到足够强大的自然或文化阻力为止。这个文化发生和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时间过程。人文地理学的任务便是比较地研究那些地域文化或文化景观。每一个文化景观,在每一个时刻都是积累的结果,要了解文化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就不能排除研究它的变化过程,历史的复原工作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回顾和展望是一个时间序列的两个端点,今天不过是一条时间线上的一个点。我们可以从复原过去来了解今天,而对今天的展望便可以深刻地理解未来。从这点来看,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发生科学,即文化-历史地理学。

苏尔认为,所谓的“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的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环境响应”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文化习俗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文化习俗的变化,生存环境又被重新评价和重新解释,并做出新的相应的选择,生存环境本身在文化历史中也就具有了自身的“价值”。在回顾这个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合理”调整现象时,可以很现实地说,任何人地系统都是某个特殊人群在特定时间里的环境选择与习俗的暂时平衡。

4 结语

苏尔的文化-历史地理学实践活动,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畴,文化景观是他关心的对象,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尤其是与植物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揭示区域文化景观的特点时,苏尔既重视区域的文化差异,更强调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他强调文化在塑造文化景观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文化景观是文化与自然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影响。苏尔认为,文化景观既建立于自然景观之上,却又是不同人类文化集团活动的结果。

苏尔认为,文化景观具有时间属性,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文化集团内,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每一个文化景观的发展阶段,既是上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和条件。因此,如果不研究文化景观的发生和变化过

程，也就无法理解和研究现代的文化景观。贯穿于苏尔一生的文化 - 历史地理学实践活动的，正是这种对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系统理解。

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是“伯克利学派”的发生和发展时期，并从以苏尔为核心的“伯克利学派”中，派生出了以其学生尼芬（Fred B. Kniffen）为首的“路易斯安那景观学派”和以克拉克（Andrew Clark）为首的“威斯康星学派”。70 年代以后，随着人本主义运动在北美地理学界的兴起，“伯克利学派”逐渐衰落。当今，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北美人文地理学界，有关地理意识（geographical imagination）的讨论盛极一时，而苏尔的实证主义学术流派被冷落一旁，甚至成为抨击的对象。实际上，地理事实与地理意识是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而并非截然对立。从地理的事实与现象出发，研究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发生与演变过程，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这正是目前中国地理学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这点来看，苏尔所坚持的发生学的文化生态学思想体系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旭旦. 文化景观论. 见: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5.
- [2] 唐晓峰. 文化与过程——美国历史地理学特色一瞥. 见: 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48 ~ 158.
- [3] Leighly John. Carl Ortwin Sauer 1889-1975. Ann. Asso. of Amer. Geogr., 1976, 66: 341.
- [4] Parson James. Carl Ortwin Sauer 1889-1975.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76, 66(1): 84.
- [5] Leighly John(ed.). Land and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6] Parson James. Carl Ortwin Sauer 1889-1975.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76, 66(1): 87.
- [7]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 1950, 6: 487 ~ 543.
- [8] Sauer C O. Agriculture Origins and Dispersal,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该书以后又经修订, 1972 年以 Seeds, Spades, Hearths, and Herds: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and Foodstuffs 的题目再版.)
- [9] Sauer C O. 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10] Sauer C O. Northern Mis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11] Sauer C O. Sixteenth Century North Americ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as Seen by the Europe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12] Sauer C O. Seventeenth Century North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13] Sauer C O. Theme of Plant and Animal Destruc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38, 20: 765 ~ 775. Sauer C O. Destructive Exploitation in Modern Colonial Expansion, Comptes Rendus du Congr s International de Geographie, Amsterdam, 1938, 2: 494 ~ 499.
- [14] Parson James. Carl Ortwin Sauer 1889 - 1975.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76, 66(1): 85.
- [15] Sauer C O. The agency of man on the earth. In: Willam L Thomas(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16] Sauer C O.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John Leighly(ed). Land and Life. 5th prin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y, Los Angeles, London, 1974. 315 ~ 350.
- [17] Sauer C O. For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John Leighly(ed). Land and Life. 5th prin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y, Los Angeles, London, 1974. 351 ~ 379.
- [18] Hartshorne Richard.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nn. Asso. Amer. Geogr., 1939, 29: 187 ~ 188.

On Sauer ' 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ecology

DENG Hui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 Berkeley School , also known as Cultural Ecology School , was represented by Carl O. Sauer ,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merica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ers , who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 from 1923 to 1954. Under his leadership this active academic school had produced huge influences in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 America from the 1920s to 1960s.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Sauer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 1)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dispersal ; 2)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 3) the researches on the early explorations of America ; 4) human impacts on environments ; and 5)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ecology.

Sauer ' 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ecology belongs to the logical positive study. He is interested in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is the core theme in all his researches. When studying landscapes , he not only reveals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origin and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He believes culture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landscapes , and each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deeply roots in the local environment. He thinks cultural landscape is built based on the natural landscape on one side , and it is also the creation of human culture on another side.

Sauer insists that all cultural landscapes have the genetic or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landscape is formed and shaped throughout the time sequence. At the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different. One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result of the former landscape , and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and condition of the next one. So if we want to well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ultural landscape , we need to know the historical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landscape.

From the 1970s on , Berkeley School declined gradually and Sauer ' s ideas were abandoned finally in North America , the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has replaced the early logical positive studies. In some situation , Sauer even becomes the whipping target of post modernism scholars. Actually , geographical facts and imagination are the two aspects of one geographical question , they are complementary but not expell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 Sauer ' s works still have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ography.

Key words : Carl O. Sauer ; cultural ecology ; landscape ; historical geography